



李善註文選

賦類

十九

~ 16
4041
5



Small red rectangular stamp at the top left cor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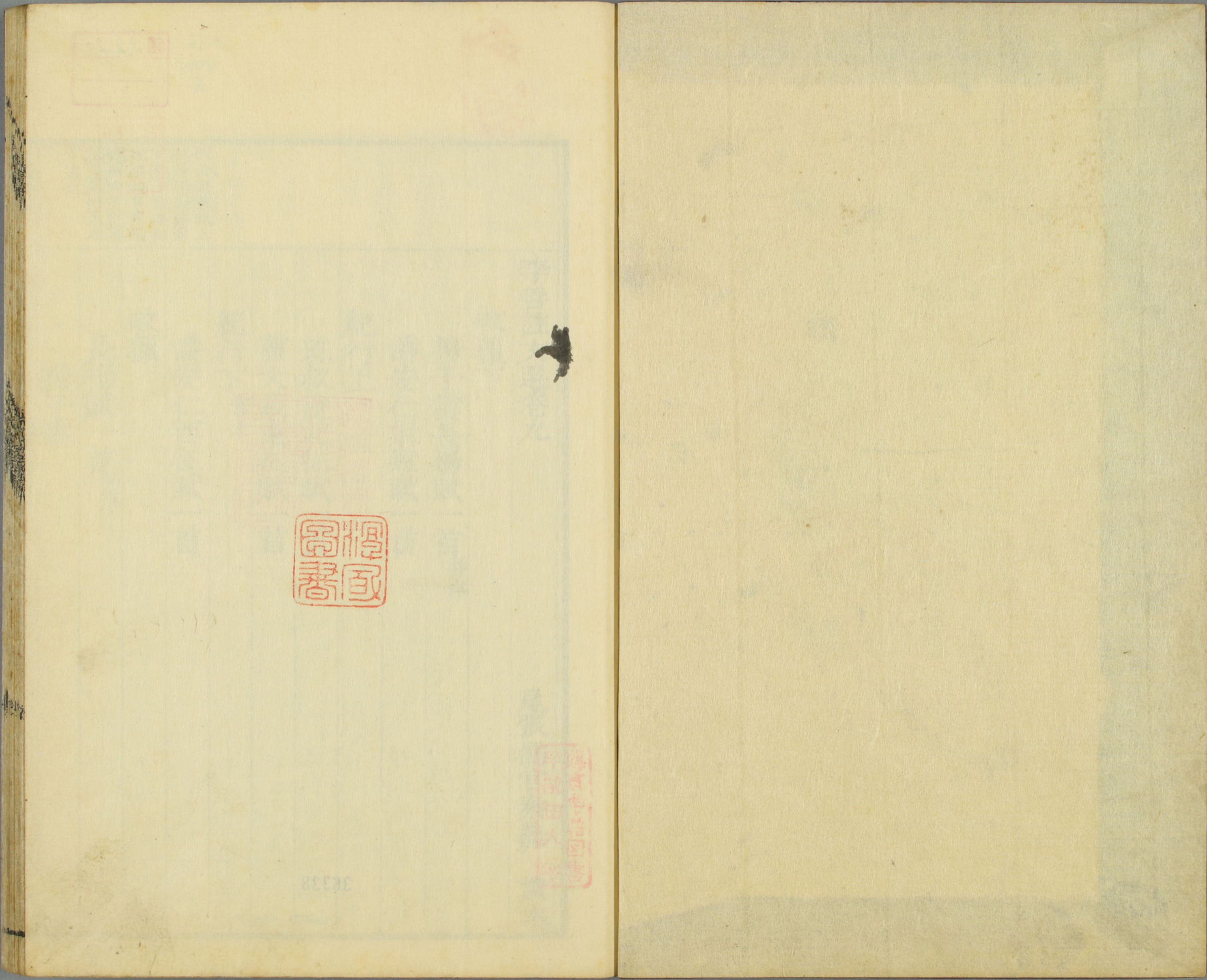
Faint blue grid lines forming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left page.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Red rectangular seal impres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Small red rectangular stamp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left page.



2220
10
28
5

16
404
5



早稲田大学
教育学部図書

36338
<2005-75>



李善註文選卷九

尾張儒官秦鼎 讀本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紀行下 卷十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揚子雲

何云、羽獵擬上
林長楊擬難蜀
父老子雲本祖
述相如其奇麗
非相如所能籠
羣麋處似天才
不逮也

長楊賦

文選卷九

此明年者班史
因于雲自敘之
詞七略非也
羽獵賦序以議
論賦用敘事長
楊賦序用敘事
賦出議論此善
於用變也
漢書注豪豬一
名帝獬自爲此
壯

是時農民用意
在此
翰林之名從此
始
宜別起
客卿之談正論
也主人之言微
詞也正論多件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曰明年謂昨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

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
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後漢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
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
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

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啟漢中善曰

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犇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兔也廣雅曰狝

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獵似獼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魯曰羅狝又切

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曰

縛切載以檻車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

輪長楊射熊館善

三輔黃圖曰長楊宮

有射熊館在整屋

以網爲周法李奇曰法遮禽獸

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

是時農民不得

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

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

義也胡廣云博士爲儒雅之林是也說
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諷刺上
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徵詞易入所以
爲諷借客卿曰

中入正論正妙
於諷也重願

擾於農人之意
與末數語相呼

應也榮也右
扶風等謂役數

郡之民載詳明
微場廣遠

極抑揚擒縱之
法

長楊之事尤爲
荒逸故其詞切

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

風左太華而右褒斜顏師古曰動不爲身言憂百姓也善曰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

里廣十 採截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置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

胡音阜截音截薛音翳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踞法錫戎獲

胡漢書音義曰碎聚也顏監曰碎足蹴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

木擁槍纍以爲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

厘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厘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爲皆有所

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

爲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 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善曰玄默

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 翰林主人

謂陳項也注云六國者非王或作士道原祖宗以見隨時變通之意發出大議論論推高祖文武之治以當法祖為治也追昔証今前後支勢一片

曰吁客何謂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賢其近于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獠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窳窳也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善曰如糜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糜餽也毛詩曰羣黎百姓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雜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橫鉅海漂崐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一名天關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擗之言艾也字林曰擗山檻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登生蟻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鞮登首鍪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鍪也鞮登即兜鍪也鞮丁奚切登音牟蟻居綺切蟻所乙切

二人字漢書作民

此言守成之德

謂高句麗也注云東越者非此下言孝武聲靈以兵服遠亦無非為民捍災除害猶高祖之

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于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迺展人之所誦振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誦古屈字也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鞞不穿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鞞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虔曰鞞寫也音杏大厦不居水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瑋瑁又曰治玉曰瑋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斥推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衍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善曰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鬻楚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眦閩越相亂善曰灼曰睚眦目貌也又猜忌不和遐眠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

心也 此敘其武功 前有雲擾此雲 合亦涉犯

幕五臣作漢

振一作破

翰云厥後之徒 以輿輪張之也 注中生上脫齒 字 據注則說 鉅廉者金鏃各 三字為句 漢書作竟臣似 以為當作銳音 尹 此段獨詳 以此事之本乎 武也極力鋪張 見昔日武功之

難幸昭曰眠音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灑命驟衛應劭曰驟

灑命驟衛應劭曰驟

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

灑騰波流機駭逢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駭音紛云音雲

疾如奔星擊

如震霆碎輜輶破穹廬應劭曰輜輶匈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輜輶

沙幕晴余五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

腦

中脂曰薛

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

歐橐駝燒燔蠡張晏曰燔蠡乾酪

燔蠡張晏曰燔蠡乾酪

壞其養生之具也張揖曰燔

分勢單于磔裂屬國韋昭曰勢割也音如梨顏師古曰凡

夷阮谷拔鹵莽刊

夷阮谷拔鹵莽刊

千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

蹂屍輿斯係累老弱服虔曰

蹂屍輿斯係累老弱服虔曰

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

突鋌厥者金鏃淫

突鋌厥者金鏃淫

突鋌厥者金鏃淫

曰蹂屍輿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

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突括也孟康曰厥者馬脊創痂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鋌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

也傷者或矛積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藜若蠶焉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

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韋昭曰領音蛤善曰說文

二十餘年矣尚不

二十餘年矣尚不

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

夫天

夫天

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南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南

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與師往

靡節西征羌棘東馳服虔曰棘夷

靡節西征羌棘東馳服虔曰棘夷

討問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鄧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自上天所不化

自上天所不化

書音義曰節所杖

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

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

信節也棘蒲北切

莫不躡足抗手請獻厥珍服虔曰躡舉

莫不躡足抗手請獻厥珍服虔曰躡舉

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土為曰邊城少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土為曰邊城少

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

普天所覆莫不

普天所覆莫不

卒金革之事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

無避也禮歟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

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

故平不肆險

故平不肆險

沾濡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

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類監曰肆放也不放心于

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類監曰肆放也不放心于

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類監曰肆放也不放心于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盛安不忘危亦 後人之所當察 也

歸重在海內和 平使無災患與 為民請命之意 相映發此下以 當日言之繼文 之業而繼武之 功在此時也中 間轉折用意大 寓微詞似頌貴 錕所以為諷也

沾他廉切

長楊賦
揚或叶總韻畧
止有揚叶七公
反無揚字會叶
窮票五臣作票

一轉得九諷之
之意在此回應
前文收拾

鮮上頗擾于農
政事

戎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音曰西秦之間相勸曰發疎與發古字通振師五柝習馬長楊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振整也蓋屋有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五柝官柝音作
之禽也西厭月蝟東震日域善曰廣雅曰蝟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日域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日陵爾雅曰禦禁也是以車不安
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駝屬而還善曰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旃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軻如振切彷彿或作影髣髴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尊之烈
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見上文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益汝作朕虞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愷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曰之子于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并子五

樂或作懸

五臣以真字為發語
拈隔五臣作擊

一路勢甚滂沛
暹出豈徒瀟覽
數語收結全篇
與客問語照應

全是諷

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帥與之罕與力役無奪農時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之虞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善曰毛詩曰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碣一轄切鞀音轄鞀徒刀切
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酌允鑠肴樂膏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
搖也八列八佾也拈居點切球音求掉徒弔切
樂以為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曰君子樂育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官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祐爾雅曰祐福也音恪
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善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難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法言注曰五帝三王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路馬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越

長楊賦

文選卷九

五

誇苦瓜切
詡火羽切

愛猶吝也結二語最有力却有

不盡之味此與

意若不相蒙而却相似蓋以音調節奏運之

集或醫者內作匡郭外編比以草木之葉使場地同色令雉不疑

音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曾辭之舒也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蒙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極體物之妙長卿為之亦不過爾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鷩之事遂樂而賦之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鷩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

曉聊記所聞

徐爰字長玉見宋書恩倖傳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樂羽翻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

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雉也伊洛以南素質

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英者雉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

厲耿介之專心兮多雄豔之姱姿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多豐也姱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多赤氏切姱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邱陵以經略兮畫墻行而分畿巡行也言周行邱陵因其墻行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墻

井仙助

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雉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字曰天子經畧廣雅曰巡畧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於時青

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

茂草木俱榮初莖蔚其耀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耀其新陳柯械然陳宿之也所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瀉涓涓清新之色泱音英涓涓古玄切善曰毛詩

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漚水流貌也

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

鴛鴦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確顏延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鴛雉鳴則云求杜及其朝雉則云求雌今云鴛鴦朝雉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

眇箱籠以揭驕睨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

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羣雉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驕媒恣睨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作拮矯居架切睨音詣善曰楚辭曰意恣睨以拮矯王逸

奮勁散以角槎瞞悍目以旁睇散也散苦交悍目也角邪也槎斫也

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斫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散苦交切槎干荷切瞞力新切瞞力代切善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

鬪綺翼而輕揭灼鬪綺翼也灼盛貌頸鬪軒

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翥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

案角槎謂角邪而立以利趾所草木萌芽也西京賦法槎邪折也

媒之猛

媒之形

媒之性情

先言媒文言翳為射雉之具此

入射以前事也

寫翳極盡

頰挫

疲心二句是自

家先到翳場審

視一番

此下詳言射雉

分三段前是射

三種之雉後是

寫有射法

也

大概言雉之來

因媒而至

視外下一有一

處字

枕曳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爾乃擊場挂翳停僮蔥翠

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

衷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

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

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

疇類而殊才

應媒

摘朱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鯤

首葯綠素身拈繡繪

莎靡丹臆蘭粹

青鞞

井仙助

逆比詳切

鏃作木切

雉同俊

此下乃言射雉三種之雉各有射法或射其立或射其飛或射其索開

此雉之來得遲緩而被射者

此雉之所以感起而被射

屏發二句頰挫

無此二句義鳥

二句便接得不

也

也

音秋善曰小雅曰或蹶或啄時行時止

雜采曰絳音最

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

班尾揚翹雙角特起

疎峙

以潛擬

倒禽紛以逆落機聲振而未已

森迅已甚

凌岑飛鳴薄稟

望審

逸羣之雉擅場挾兩

雌妒異倏來忽往

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儼朗

屏發布而累

生動 此傷雅之快離 生如而被射者 地字行注滿也 下諸本有數字 也字行 此又分出三種 射法或從背 射或從橫射或 從而射各極其 妙 冢即墳

日初出為曉此 借字形容法 擬願用左傳我 志其目也意 此雅伏草間而 被射者

息徒心煩而伎儀

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息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 射則紛紜不定空煩而伎儀有伎藝欲逞曰伎儀也音養善曰難

以厲響

義鳥媒也為入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中啾然 獲地而鳴引令來鬪理蒼曰獲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

交距以接壤

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 形盈窗以美發紛首頽而

臆仰

形赤也盈滿也既與媒戰形當驚發矍 極美正射其頸首頽向後臆仰却斃也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

穉救蕪糝翳薈葦茸

穉稗類也菽豆也謂 穉豆之屬野生也田 穉救蕪糝翳薈葦茸

鳴雄振羽依于其冢

冢山巖也 兩雅曰山 冢

捫降邱以馳敵

捫疾貌也言 捫疾貌也言 捫疾貌也言

瞻挺穉之傾掉意淪躍以振

穉穉也言 穉穉也言 穉穉也言

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

穉穉也言 穉穉也言 穉穉也言

望塵合而翳晶雉腋肩而旋踵

望塵合而翳晶雉腋肩而旋踵

隨雅之性情寫 出射之巧法妙 輕捷不動貌 重膺毛厚如重 也前射貫胸正 射也旁截斷翮 橫射也因其其 膺并及其翮此 卽上剛野之矢 十字形者此 雅之以驚而被 射者 出不交戰句帶 媒 節々俱以射意 收 司馬當作孫子

飲余志之精銳擬青顧而點項

雅既反歸乃從後射正 項也顧頭也飲音欣 亦有目不步體邪

眺旁剔

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 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別與惕古字通 靡聞而驚

無見自驚

驚音脈字亦從脈方言云脈俗 謂驚為鬼脈言雅性驚鬼驚也 周環回復繚繞磐辟

戾翳旋把榮隨所歷

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回旋 隨雅所趨取其便也善曰戾力結切 彳亍中

輟馥焉中鎬

彳亍止貌也輟止也鎬矢鏃也馥中鏃聲也彳亍亦切彳亍緣切馥被逼切 善曰今本並云彳亍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若往彳亍中輟以文勢言之徐

前刺重膺傍截疊翮

正橫射也刺割也前刺重 膺傍截兩翮也刺力結切 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

狷

雅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戾者 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 神人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

闕問藹葉慎歷乍見

藹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藹葉 間闕問於外乍見乍隱不敢 出場也問丑占切善曰藹

於是算分銖商遠邇

分銖弩牙後刻劃定矢所至遠近之處 也雅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 與稍同並古玄切慎音竟

揆懸刀騁絕技

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籌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 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曰妙材騁

如轉如軒不高不埤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軒如軒與轉同鄭玄 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庫古字通轉竹二切埤貧

鑣悲矯切

此維之多生疑而被射者

總論 此下總收為通篇之結得抑揚之致

以下賦

樂而忘反不可為訓著此一結不失風人之旨君子下一有所

美切當味值骨裂膝破背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背家也裂喉破家夷險殊地馴

麤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雜有馴麤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具不暇食夕不告劬言樂之者忘飢倦也昔賈氏

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妻所以愁恨者惡其夫之醜也今見貌恨妻釋憤者也憾胡閭切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騫馬飛鷹走犬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

何斯藝之安逸美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禽來就己故豫不勞清道而行擇

地而住人多則雉驚故僻除人徒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鞞躬履方擇地而行尾飾鑣而

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髮

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翟禮上大夫庶羞有雉象翟左氏傳滅僖伯曰鳥獸之內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舉必

書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遁忘返放心不覺也忘其身恤司其雄

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鹿牡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唯省以端操

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井上

字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泥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關眾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融歸光武武問融曰北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陸機二十作文賦何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叔皮子聖學已造實堂

平上脫融

首二句指出本意全篇從此興感

感 鼎案陸機二十作文賦見

少陵詩然似失寶許子文賦

集成元宮即甘泉宮注引羽獵

非 注昭也下六臣

本有郇侯賈伯

伐晉是也字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

舊室滅以邱墟兮曾不得乎少畱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邱墟遂

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子曰奮袂執銜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迹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朝發

軻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楚辭曰朝發軻于天津兮夕余至于西極長都長安也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陽古縣

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郃之

邑鄉漢書右扶風拘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拘與郇同幽與郃同應劭曰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郇叔又云文公

以行葦為公劉之遺德必出于齊魯之經師注家不能詳矣次段為北征所經初發長安為一層遙指安定為一層作兩層頌控以下皆因所經之地思前朝遺跡而品隲之

紛吾此句頌控作波

濟云彪祖伯為定襄守廟在其

滅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郇音荀郇與幽同方晏切

及行葦之不傷

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生之優渥我獨懼此百殃

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

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

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赤須坂王莽改為義溝鄯善長水

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

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

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莘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

紛吾去此舊都兮

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

遂舒節以遠逝兮

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駢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謂憑心而歷茲

安定期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

涉長路之

縣縣兮遠紆回以樛流

毛萇詩傳曰縣縣長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修遠而縣縣說文曰紆屈也樛流曲折貌也樛音虬

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

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釋

彫王 伊沃又次郎

中

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

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于椒邱楚辭曰步彭陽即今彭陽郡有彭陽即今彭陽郡

日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

楚辭曰日晡晡下而頽說文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

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

楚辭曰遵赤水漫漫其修遠漫與曼古字通

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

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與曼古字通

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

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

不耀德以綏遠

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修也

分顧厚固而繕藩

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

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魯何夫子之妄說兮孰

云地脉而生殘

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

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

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

與以婆娑

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修鄣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

閑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

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

註諸疏問脫趙自校下六臣本有彪言恬至死不知其過傳過也字

此句指和親即上所謂耀德也

不字衍

飛字疑誤

此以悲亂傷故鄉為一篇收束與篇首相應五臣兩而字並作以

那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邛徐廣曰從聖文之克讓兮

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聖文武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

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上召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尉故曰尉佗又云佗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

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帝時稍失藩

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

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

如疆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嗟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

歌遂初賦曰迥風焱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

傳津吏女歌曰水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胸兮杳杳王逸曰杳杳

之貌也半哀切劉歆遂初賦曰雁離離以羣翔兮鷓鴣鳴以嘒嘒毛詩曰離離

漂積雪之皚皚涉凝露之降霜

鷓鴣朝啞而悲鳴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

齊嘒嘒聲也音啞

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露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

頽篇曰懷抱也

彭王 伊沃又次郎

通篇說憂亂詞更說忘憂翻出

作結妙歸到安命之學方禪

世教不徒作悲咽無聊也

登山眺野觸目興懷雖鋪叙寥

寥而哀音歷歷具見黍離之感

唐人弔古諸作彷彿似之

注其道下脫其時二字

漣如古詩曰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泫

淚下露衣裳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

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

史曰陰曠其將暮毛萇詩

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

分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

游於藝又曰樂以忘憂

日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

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

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

之邦行矣

東征賦

曹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分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孟春之吉日兮

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畱述所經歷也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世叔和帝數召入宮命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

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按而極之而猶與也東京賦若疾運轉雷而激迅風也吳都賦或起延露而駕辨或踰綠水而采菱西征賦如臨深而履薄及此賦皆然以天命為一篇之照應于亂詞中暢言之後幅大意已見叙東征所經以乃少前至陳留境作兩層文法

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乃舉趾而升輿

兮夕予宿乎偃師左氏傳曰闞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悵而懷悲楚辭曰愴悵愴悵明

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樽酒以弛念兮

喟抑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

力而相追登櫟椽蠹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氏食果椒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椽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入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椽蠹蝨而食蔬撫皮毛以自蔽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珠胎生曰乳珠與椽蠹與蝨古字通蠹力切蟻力兮切蚌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墨子曰貧富治亂固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

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

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修遠以多艱鞏居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

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

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

封邱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邱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邱小人性之懷

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邱

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邱縣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

亂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

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立也到

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邱墟兮生荆棘

之榛榛邱墟已見上文漢書伍被曰臣見宮中生荆棘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

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

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遺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邱墳遺氏

尚水經注引之作饗

以所見言之追慕古人為其子訓

總前所見入議

遺環也陳雷風俗傳曰長垣縣有遺鄉有遺伯
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邱者墓也
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
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
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史鮑公子荆公叔發謂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
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
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
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破陀也
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而與人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好正直而不回兮精
誠通於明神
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
庶靈祇
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
楚辭曰招貞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
各言志慕古人兮
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先君行止則有作
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
先君謂也
作謂北征賦也
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

陵遲猶衰亂

下皆戒子之詞

儒者之言不愧
母師女士矣景
行大道也

照五臣作昭
慕古人稱中吃
緊處

行止之所止
亂詞皆箴規語

中村 德

道以俟時兮

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
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

命唯吉凶兮

靖恭已見上注
冠子曰縱驅委命

敬慎無忘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

綽兮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
禋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

不欲馬融曰
孟公綽也

兼五臣作謙
以此書純庶乎
寡過

前賦北征重在
憫亂此賦東征
重在訓子題目
相似而用意不
同立言實實不
華慎重而有體
班氏多賢已有
婕妤道其光路

自叙
納猶招也
孫云既以西征
名篇叙此等事
只以簡約為善
潘為揚殿主簿
難作倖免尋為
長安令於此有
死生貴賤之感
所以承上說來
按潘為主簿離
災詳閑居賦篇
末

自谷
降禍汲古本作
禍降

豫東征賦曰修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修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

士師而一點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

道而事人焉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

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

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相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謫左

詩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下傅王也庚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

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

孔隨時以行藏以安其位祗為

中村 德

事詳閑居賦篇
末按取急請
急同休暇也見
初學記

免官而歸

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遠有知微知章之鑒故

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

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

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

素卵之累設甚玄鷲之巢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

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

林焚而鳥存爾雅曰鳥焚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

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救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

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

西正賦

文選卷下

二

郵于水切

牧五臣本作杖
西夏長安也
提入關為晉曰
以下事叙入關
所經半是未入
關以前事半是
既入關以後事
李高帝也引帝
者事古人不拘
今人不取
以上自叙西征
之由
以下因地懷古
亦間紀形勝寫
景物大約以所
歷地為次
毛詩下脫傳字

破公家而
成私門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覽揆余
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更
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
之不振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邱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
孟子
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慷慨傷懷
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傷矧匹夫之安土
邈投身於鎬京
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
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
猶犬馬之戀土竊託慕於
闕庭
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
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
輦洛二縣名也
潘岳父冢輦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
彥駁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
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平樂館名鄆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
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
遠矣史記曰帝倍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稷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泚至於岐下史記曰
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于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
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告與魯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

中村 德

及西弁歷二周
之地於此見著
注尚書下脫序
以下周室野亡

鑿五臣本作覽

按注去復來謬
說

邠古洽切
邠而蜀切

自復當作自服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駢遲遲
強也能執強道
者惟有武王爾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
易為不寐王曰我未
定天保何暇寐也
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
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
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
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鑿五臣本作覽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
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輿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
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凶哉曰公吾亦公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
比於日言
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
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
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
也今協韻為呼喚切
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邠邠遂
鑽龜而啓繇
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
玄曰考繇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邠邠小世
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
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平失道而來遷繫一國而是祐
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
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
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
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
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公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圍北之兩門感號

西元賦

文選卷下

三

敘事詳略不同
詳於大而略於
細也故於時代
外降尤獲

鄭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

是乃效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于闕西碎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

靈雍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鬪欲

彌季俛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于位有寵於景王王崩于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

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

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

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

奚曰魏子于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輪文武之

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崩弟殺哀王

顯玉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

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玉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

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燥孝水而濯纓嘉美

名之在茲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於新

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

倚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廐博之間其坎深不至于泉列子曰魏

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

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

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次而好

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

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秦虎狼之疆國趙侵

弱之餘燼超入險而行會杖命世之英藺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

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各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恥東瑟之偏鼓提西

自述喪子事

字書舊作書曰

今从六臣本

潛五臣作潛

有一處而連叙

者隨所感而著

與也或于今日

錯舉成文

過遊

項氏之虐

經澠池滙泃酒

二音

次呼火切

缶而接於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涇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盍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涇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涇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令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憤

委一作吝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憤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相如忿怒之日久當光武之

孫云西漢事略不一及未知何說

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肯以掩

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涇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爾書勞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涇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一書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鶻高聲薛綜曰鶻飛也揮與鞏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答

此過階函而感賓戲曰廊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阜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縑以授戈曾

綵音辭繫也肆叔毛本作肆

肆是也孟明不稱叔故何氏云肆叔從五臣注

作蹇叔為得勤々砭引不肯輕放

案有以猶有故也翰云固非虛

各有此所以是也

此過階而感虞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文曰必有功德也卒或為雞非也

公

致霸其有以言若值庸王矜而懷諫始戮三師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諫違

下杜預曰懷辰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名任

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

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

用孟明也然止一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

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嶠有純石或謂石嶠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

京師下脫師字
此過陝邦而感
周百

筆法一變文機
便活以分陝事
入其間有邈然
深志為前後二

周之縮合
怒五臣本作慙
此述董卓之亂
中傷至中間而
懼也一說中
心也記音祀

壁假道於虞以伐魏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職矣晉滅魏魏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
之穀梁傳曰晉擊虞荀息率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
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
我祖
後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神雅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漢書私農郡有陝縣鄜善長
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二水謂之瀆谷水
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
鵲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亾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
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汜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

將李儼郭汜擅朝政儼實天子於營儼將楊奉叛儼僞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
天子還洛陽儼汜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
劉狄糾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亾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
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天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
痛百寮
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塞裳以

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福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

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備
奮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乃擲其指舟中之指
可掬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
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胸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塞裳涉洧
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

此過曲沃而感
晉曲沃晉地
也此曲沃則以
晉晉嘉所守桃
林之塞言之即
在入關之路漢
書高紀類注引
啻作者以陝之
曲沃為成師所
居是也

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
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
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鄆善長水經注曰春秋
晉侯使晉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
曲沃而得各今因各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未大必折
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申無宇曰未大必折
之本

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
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
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

此過函谷而感
秦此秦關也
並及漢武徙關
帶說微行事

湯曰未考

並及漢從關事
漢武從關於新
安則宏農在關
內矣此文入關
益指潼關言傲
實作傲客山水
經注

陵裕帶已見上文孫
或開關以延敵競
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
遯逃而不敢進
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
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于山東
者穰侯爲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
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蔭切
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
乎連雞也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
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峭
函之

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
所有而敵之否秦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漢六
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
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

厭紫極之間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靚貌而獻餐疇
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
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澄以開敞蒼頡篇曰敞高

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冷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
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
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疇猶酬也
昔明王之巡

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
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
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繫駢
馬口中長銜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附注刻刑許慎曰峭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

每事俱下斷制

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
重帝位之重也言輕
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
陵上之漸何可長乎
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

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
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官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邑閩鄉爲戾園又太
子罷充曰趙虜乃亂戾太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園儲
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王設以待之王命論
曰高四皓之名刺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旣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
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
去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泉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閩鄉縣東十
五里泉鳩里閩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
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
名桃園古之桃林也發閩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靚

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號州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
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辭綜西京賦注曰想向也想與遡古字通獻帝春秋
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
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
掌遠蹠以流憶江使之反璧告亾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
河曲閩音聞

此入潼關之正
面前湖邑後華
陰本是相連不
斷 音義黃巷
蓋在潼關之外
深道如巷其土
色黃故名過此
長巷即至潼關
說詳篇末

圖疑作原

敦徒對切

有持一作有人
我一作吾
此過潼關而稱
曹公伐叛

為我遺錫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
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我
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温韓馬之大怒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温怒也魏志曰建安

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慈惡也
魏武赫以
震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交關為戰

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即趙充國
圖画而頌之曰料敵制勝平揚桴以振塵繡瓦解而水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字書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
破聲也呼交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解楚齊趙之
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碎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踣躡以低仰
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路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

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
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沂隴褻斜沂隴並已見上文寶雞前鳴甘泉

至此為入關一段下乃入關以後之事也。按路二句結上起下
關中大勢秦郊一段是總領下文遂細陳之
寶雞二句點化甚妙

霸水本名茲水蓋以邑得名也

後涌寶雞甘泉並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冢文以為終南山此賦下云

宏瞻中却掃細密語

見上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翳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象戾思玄賦曰

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谿谷兮滄鬱

温湯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温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
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

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漑者鄭白已見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勁松二句起下文世職司徒此入鄭都而感桓友之死節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是惟地之奧區神阜勁松彰於歲寒

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貞臣

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鄴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

文選卷十

山龍盧紅切

山從作孔切音疎

颺憐蕭切

此履犬戎而感
幽王
過驪山

註毛萇曰下有
誤脫
因鄭桓及幽王
因驪山及始皇
文勢蟬聯

虛頭二句接入
下文文法錯綜

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
以沮眾淫孽廢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

威為亾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甲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火戲諸侯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海幽王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呼滅切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羅西楚

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

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乾坤以

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

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祖紀述曰是天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

一本無卿士一

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土且

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製造
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

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含怒於鴻

門沛跼踖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白刃以萬舞
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見羽鴻門因雷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忿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搯捷也力刃切

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
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又谷承上

疏曰贊命之臣
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此段叙漢事鴻
門一段用史記
語簡練入韻

軹請氏切

峭魚聲切
峭七月切

東都一作東門
孫云忽掉此二
事覺不倫何云
並綴二事已及
長安東門亦是
過接之法

此已入長安為
西征之歸宿下
皆就莊任以後
所巡歷者言之
五臣本選作齊
駢田一作駢關

爰一作爰

巡省二句為下
半截提綱

其何傷

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

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

公庸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嬰胷組於軹塗

投素車而肉袒

疎飲餞於東都

畏極位之盛滿

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不足辱知止不殆今宜成名

正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

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輟飲酒于其側曰餞

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金墉爵其萬雉峻峭峭以

而萬雉峻峭峭峻峭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庚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

闕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三里陽橋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各京之初儀

即新館而蒞職勵

疲鈍以臨朝最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都故曰各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蒞政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

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

於城隅者百不處

言今之寺署最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

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

至霸川
漢家官殿不無
故國黍離之感
此真古今所不
能忍也

前叙山川此稱
人物皆是長安
生色處

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肆市中
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葛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
而銳切處一或
為一處非也 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

滌蕩亾其處而有其名 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 爾乃階長樂

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繁駁安而欵駘盪轡杓詣而轢承光徘徊

桂宮惆悵柏梁 已上並見 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

離而余思之芒芒 驚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 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

縣 史游急就章曰乘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

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

以為錢餘一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懷夫

蕭曹魏邴之相 並已見 辛李衛霍之將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

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漢書孫寶銜

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 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

武仗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 敷教蕭曹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

霍也尚書曰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

氏傳注曰投棄命也史也吳子曰二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

既爭稅侯之忠孝淳深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五百金令為生

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

擢為宗正著疾攬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

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

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憐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汲長孺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

聞入之善進之上惟恐後班固贊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漢書曰終

幸三郎

田賦

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

童又曰賈誼維揚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

試表曰終軍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鄭玄禮記注曰綉繆之飾也禮

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凡入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謂日碑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

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

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

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

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諸曹之

望漸臺而扼腕漢書

始兵從宜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

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聞豐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

揖不疑於北闕

俯仰激昂為一篇精彩煥發處正與篇首修短通塞之數關合也

安仁再遭斥免既無貴仕幾廢時戮故發憤唱于數公列五

臣作列謂上等之列非中材所及此四句總上

徒隸奴隸也說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詳篇末

請作請

白虎服名

命有二句起下
漢武六臣本有
善曰薛綰曰海
若海神吳都賦
注鳥海中洲也
莊子曰吞舟之
魚竭失水異物
志鯨魚長者數
十里或死沙上
得之皆無目俗
云其目化為明
月珠漢武作柏
梁銅柱承露仙
人掌之屬干犯
也數十事已
見上文故此本

雲布校切
又作爆
擊登各切
菡景羽切

軾榜里於武庫漢書曰傳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史收

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榜里子者各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酒池鑿於商辛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紂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白虎

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武

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

亦何作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鳥奔

鯨浪而失水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

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達致叩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

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班固漢書

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叩竹杖則開群物越漢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瓚曰典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

封泰山封禪書曰勤功中嶽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超長懷以還念若循環之無

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而

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

子虛賦曰飛馘垂髻扶輿倚靡較音校上幸虎園鬪獸熊伏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

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能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能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髮以光鑿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其美光可以鑑廣雅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

長真章切

案津渡頭也猶濟也以下皆以城外巡行所及言之多歷代以來廢興之感

刑之何云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與賜同賜案漸水消也清盡滅也音皆通用長懷二句起後庭意先明而朝謂蕭曹以下結上也後庭起下也

文選卷下

田原丹

伊真切

矢言直言也注引尚書非

緬其一作緬而覽渭城就陸殿又生出感慨來感陽秦故都故因歷叙秦事其間皆論斷之語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墨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宿也杜預左傳注曰偁放也

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

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幸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憫猶憫

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而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劔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算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眾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也

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岐屹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人衍切岐嶺貌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破岵之長吸隱嶙絕起貌觀大王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謝瀏睨目清貌也

田原 半

言秦任人之非

輟胡憤切

秦事說得痛切能舉大綱

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鈔以脫臙史記曰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提秦王不中搤下鳩切

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鈔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膝蓋臙音各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

而可愍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簡良人以

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

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燭而為烟史記曰盧

求仙藥公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尉雜燒之廣雅曰穽坑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國滅公以斷後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為場余亮切

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公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甲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為野蒲變而成脯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

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

持一作獻
逆一作賊
摹出痴闇可笑

註在陵史作兵

大史公秦本紀
於子嬰之事裂
趙高未嘗不徒
其決憐其志
由咸陽並及楚

漢興敗之故抑
揚項挫入情
漢下脫王

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

莊子曰鉗
墨翟之口

獲可
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衛有宦者一人侍不

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者已誅安得至今閻樂
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

振作降王於路左
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蕭收圖以相剽料險易與眾寡
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
史記

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

感市閭之叢井歎尸韓之舊處承屬號而守

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

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

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
問之延壽知即察劾望之在馮翊時屬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
漢書曰蕭望之

而必舉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以延佇
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亦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歷叙漢陵議論
皆舉其大者
孫云論不及茂
平杜何也何云
此以其非縣境
之所及也然四

自霸陵以下將
何取耶

品騰極公
集成不愛猶言
豈不愛也案此
說非不字管下
二句 貴一作
實

城費下脫麻字
今莊子無此語
長山當是山之
本名因山為陵
耳三秦記之說

此段誤用趙廣
漢事說詳篇末

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

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

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曼曰沐猴獼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

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

子曰地有遠近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

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

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曼曰沐猴獼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

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

漢書曰蕭望之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陵事亦錯見於
前後 正義五
刺殺安陵郭門外益烏浪切
臣本作正義
作爰

此注疑誤

賦專指初陵勿
置縣邑事

漢書下脫注字
一曰疑作一作

為嗣益進說王以此怨益使人
訊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諛隕吳嗣於局

下益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

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如誣曰譖爾雅曰戲譖也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是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

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益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是錯擅追諸侯削奪之

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

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天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又曰是錯損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

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訖謂不誅益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

書合承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此孝元於渭坐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

之皆穢我明德章昭曰此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稷之王章俛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

雙之句忍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怛怛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

易恒卦辭

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心人張舅氏之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刺哀主於義域僭天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

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

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

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

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懷

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

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鄉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滯焉汗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

過橫橋二句為
下綱提入關
本自東來長安
巡行由北至西
自西至南也故
以南垂為旋軫
方向歷々可見
南山二句括阿
房之高天
離斷未畢而兵
起
案由尤音通尤
咎也過也

文選卷一

七

挽合二事議論
精絕

孫云於孝宜獨
述其廟即奈何
不及諸廟何云
補出杜陵亦只
就一時所經者
言之

高望起下昆明
池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玉四曰齊

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玉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王
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
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
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術而同心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
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

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
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仲德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

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
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

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
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
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
是也兆坐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
父之妣

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
為王母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園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
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汚

下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問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
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

田原 吉

何云昆明池寫
之獨詳又換筆
法相問生色善
於布局處或謂
亦暗訊武帝勤
速混一作混

列一作對

要一作邀

呼作答切
喋徒計切

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
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盤厓
漢書武帝發
諸穿昆明池
其池則湯湯汗汗混漾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
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
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淮南

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

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
池靈沼黑水玄灑豫章珍館揭焉中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謂
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戴禮曰漢天漢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鄭
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
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隨波澹淡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
溺以邊澹西京賦曰散似
驚波上林賦曰啜喋菁藻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斂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袁
切激波際也力奄切

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
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
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廿

說及晉代今與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而菜蔬芻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

故毀之而又復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

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權收罔課獲引

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

徒觀其鼓柁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言欲迴輪必

鳴根厲響貫鯁尾掣二牽兩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縹網經其上於水

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

黏微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鯢鯉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天網以繳繫鉤羅屬

躍鱗素鱖揚鬣鬣音已見饗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厭泊恬靜以無欲廻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

田原治

此段起下治長

安之事

遊歷既過將迴

軍而還歸到

已圖治上所謂

投身鎬京為一

篇結局與前初

出行時三周遊

應毛詩作豐

伊匹此謂仍因

其舊京之居室

此邦謂長安誰

識謂誰識周前

王之治化略聞

謂漢先帝亦有

善政可聞然比

為鮮鮮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暹之也然暹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
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
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為君子之心
屬厭而巳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
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徘徊
鎬如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豐部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
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豈三聖之敢夢縉十亂之或希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
且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
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鄙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
德延祚莫一其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豐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
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謂周祚延之長唯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
難臻其極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
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姻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穰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相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

以德教為主於此結還宗旨為歸重之處此言此土雖涵者戎馬之地吾今已為令則不可袖手而視之故今欲有所制則在操刀工拙耳歸到作冷此就西征一事言之低徊百折而不失本宗故妙杖信二句是自明其治縣矣讀如秀孫云因地懷古隨所歷出之自無犯律可尋其間或寫形勝或寫景物雜議論於敘事寓慷慨於悲歌品騰既嘗不嫌揀拔之

一選卷一

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為閒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

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埏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朱然切埏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

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而制者必割實存操亦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

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魯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杖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再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繁謂之遊記可謂之史斷亦可

西不得先發閩鄉始沂黃巷也且閩鄉之側行道乃在平川非迦原也此為穿鑿妄生異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以卷易巷斯可怪矣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以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予皆美其立功於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十餘公之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以恭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殺倫身沒之後考其言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公之屬為齒乃謂隸齒為齊等之意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為典故安所取証又云感市閭之鼓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浹著按班書趙廣漢傳廣漢下廷尉吏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於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論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為文之瑕類焉

托體班氏父子文詞不妨代興所學則非矣。賦者古詩之流當觀其志。雖本二征然亦自出機杼詞則截截有法氣亦卷舒自如

<p>大將軍</p>	<p>將軍</p>	<p>中郎將</p>	<p>校尉</p>	<p>都尉</p>	<p>參軍</p>	<p>主簿</p>	<p>功曹</p>	<p>掾</p>	<p>史</p>	<p>書</p>
<p>大將軍</p>	<p>將軍</p>	<p>中郎將</p>	<p>校尉</p>	<p>都尉</p>	<p>參軍</p>	<p>主簿</p>	<p>功曹</p>	<p>掾</p>	<p>史</p>	<p>書</p>

